

中国 文章

胡竹峰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中国文章

胡竹峰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章 / 胡竹峰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474-2662-3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9770号

中国文章

胡竹峰著

责任编辑 许 诺

装帧设计 王 钧

封面设计 马德龙

出 版 人 李文波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 82098470

市场部(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毫米×210毫米

10.25印张 150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978-7-5474-2662-3

定 价 68.00元

序

韩少功

对待桌上一盘菜，可用营养师的态度，分析其钙铁锌硒；也可用美食家的态度，评品其色香味。西方的文学批评传统颇有点像前者，说观念，说技术，说规律性，说流派和主义，从亚里士多德一路下来多是这类招式，一直到现代中国文科院系几乎全盘照搬。

比较而言，中国古代批评家则多是感觉重于逻辑，综合重于分析，审美重于公理，见诸七零八落的微观型诗论、文论、点评、眉批等。前辈们似乎乐于点打和游击，说气，说神，说意，说味，都没法纳入西方各种主义的框架，即便最有体系模样的《文心雕龙》也离欧式公理化标尺太远。

也许两种传统各有得失，就好比钙铁锌硒是要的，色香味也

是要的。只是当下批评界大多对本土传统资源盲目太久，偏见已深，汲取太少，实为一大遗憾。以致很多科班才子眼下的拿手好戏，不过是操几枚时髦的主义标签治天下，却一不小心就把狗屎混同佳肴。这也难怪，谁说狗屎里就不能淘出一点钙铁锌硒？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峰这本书是我期待已久的一种勇敢尝试，一种重建中国文章之审美传统的可贵立言。在此书中，他还由文及人，由人及人境与人生，遍及草木虫鱼、日月山川、衣食住行、天道人心，于字里行间重申“功夫在诗外”（陆游语）的文学观，包括体悟“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语）之浩瀚古意和美意，不失为文章之道的又一要旨。

中国先贤从来主张文与人合一，于是写法就是活法。他们相信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作者们活出来的，不过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活经验与感受的自然留痕，因此各种笔墨不是血管里流出来的血，就是水管里流出来的水。这与西方二十世纪新批评主义的纯文本大法，同样拉开了足够距离。

顺祝竹峰一再活出回肠荡气的精彩文章。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目录

序

前记

卷一

中国文章 003

墨迹 011

车还空返，顾有怅然 048

《牡丹亭》题外 052

疾虚妄 055

王国维先生 058

鲁迅先生	062
玉碎	076
茅盾先生	082
《章衣萍集》序	087
无边	094

卷二

日子	103
山水风月	122
戏人	125
豆绿与美人霁	133
鹤影	136
秋水	140
风暖	146
双凤呈祥	158
三祖寺	163
游石林记	167
登长城记	169
岳西高腔手记	171
皖西南腊月手记	175

小品文集 178

卷三

茶月令	199
茶书	205
一卷雪	212
墨书	222
瓦	237
气味	246
寻味篇	256
梨桃杏和苹果与栗子	284
石榴	290
草木篇	296
山林	309
后记	314



卷
一

中国文章

中国文章里有玄之又玄的东西，这是道家恬淡虚静的气质决定的。老庄之前的文章，譬如甲骨文卜辞与《尚书》《穆天子传》之类，一味写实。写实是中国笔墨的基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说是中国文章里第一次出现游戏笔法。写实与游戏，是中国文章的阴阳诀。不可以用“墨戏”两个字说中国文章呢。国外的文章，以我有限的眼光看，从未见过墨戏，或许是孤陋寡闻。

虚与实的结合让中国文章有了风致。我以前重文采，现在觉得好的文章不过一段风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正是风致。不轻佻浮浪，不正襟危坐，便是风致之美。风是风容，致是举止。好文章，风容卓绝，举止从容。

《老子》第一次让中国文章走到一个极致——隔。《老子》的隔源自文章家的德行、宽容、谦虚、至情和尽礼的品行。

先秦人作文，霸气十足，凌驾一切之上或超脱一切之外，可惜时代遥远，今时读来，行文难免艰涩，不易见微知著。我大量接触先秦文章是近年的事，那些文字像刻在青铜鼎侧的铭文，弥漫着甲骨卜辞的神秘，已不能用典雅古旧之类的话来评价了。

在我眼里，《庄子》是最好的散文，《尚书》是最好的随笔。《庄子》从十几岁就似懂非懂地阅读，十多年过去，至今还常常翻起。接触《尚书》是在二十五岁之后，在朋友家，是夜宿其宅，无事，在枕畔读《尚书》，如孤身一人闯入大泽，满眼雾霭，茫然四顾，不知来路，不知归途，但心中有一股浩浩之气冲荡。

《尚书》，文有金石气，如庙堂之巍峨，令人不敢不敬、不得不敬。《尚书》拙朴阳刚像太阳，《庄子》清新阴柔似月亮。这一日一月挂在先秦天空，照耀了后来的文字世界。《庄子》是天人之作，《尚书》乃巨人之书，肉体凡胎如我者，虽好读，只能不求甚解，尽管喜欢，远远不能沉迷，更不会茶饭不思。

庄子以神为马，当然高妙，堪称散文的祖师。《韩非子》鞭辟入里，亦是高人，可谓论文之鼻祖。《论语》的娓娓道来，无人能及。《墨子》重剑无锋，使人感受到泰山之雄伟。墨子不可学，不能学。我曾取过一个笔名叫怀墨，面对《墨子》，只能作思古之怀想。

中国文章是有颜色的，墨分五色，或焦、浓、重、淡、清，

或浓、淡、干、湿、黑。以先秦文章为例，《老子》是焦墨，间或用浓淡之墨。庄子是清墨，间或用焦重之墨。孔孟是浓墨，偶尔有清淡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处便是。韩非子与墨子是重墨，焦墨与重墨也夹杂其中。《诗经》是淡墨，也并非一淡到底，沉痛之陈，笔力下得深，下得重。

司马迁写《史记》，焦浓重淡清，五墨共舞。太史公写得虽辛苦，笔墨中并没有忘记游戏笔法。一篇篇《本纪》，左右逢源，一路读来，能看见司马迁内心喜悦的潜流。这喜悦是自得其喜，是立言之悦。跌宕自喜，津津乐道，自有一股风流。

游戏笔法是不是小说家言？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小说家，左丘明是靠在先秦槐树下解衣盘礴的说书人，与柳敬亭不同的是，他自己写好了本子。将《左传》当小说读，更有趣味，也更懂中国文章的笔墨。先秦诸子都有小说家面目，庄子、韩非子、列子，他们的寓言谆谆之心免起鹬落。谆谆之心可谓中国笔墨的暗纹，即便是《战国策》。我读先秦纵横家的文章，觉得有属于祖父晚年的奇巧淫技，未脱谆谆之心使然。

《史记》的笔墨是毛线团，有些是一团团串接起来，有些是一团团松散开来。《左传》的笔墨是跳跃的，或者说是雪地上的足迹。北方平原雪地上的足迹，伸得远，凌乱且有章法，像乱石铺街体书法，这么说格调低了，一派素狂张癫更贴切。《史记》

有楷书之法，唐人大楷有取法于司马迁处。《左传》大量留白，介于行草与狂草之间。《史记》的笔法绵延不绝，后世文士时有所宗。《左传》用笔险，如短兵相接，赤膊上阵，非勇士莫能为也。除了王安石、陆游等少数几个人外，中国文章家没能承接《左传》的文脉，实在可惜。

汉赋几乎字字浓墨，仿佛金农的漆书。汉赋最为人诟病的正是缺乏自己面目。汉赋浓墨重写，字字斟酌便句句游戏。汉赋的刻意铺排，就是文人的游戏。汉朝文艺多有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在公共场所赋诗饮酒一般，手脚放不开，写来写去，都是应酬之作。汉赋是种名气很大的文体，读它的人却不多，因为空洞无物。空洞不可怕，空洞自有回声，无物让文章少了落脚点。

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创作，其文辞之华美，上承楚辞，下启明清小品。汉赋以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为特色，一方面对语言精打细算，一方面挥洒词藻不厌其烦。尽管已不为今人所重，但它的纯粹精致与恣肆汪洋，后世难觅其匹。

《汉赋》的第一篇在我看来是《七发》，枚乘气壮神旺，后世多有不及。枚乘是最懂中国笔墨的汉赋家，其文章之鸟，高低起伏，飞得远。中国笔墨里恰恰有石破天惊的一面，这是音乐性决定的。中国古代有一种叫箜篌的乐器，其音忽而高亢，忽而低沉，出人意外，有难以形容的奇境。庄子与司马迁应该听过不少，并得到启发。班固、扬雄诸位的赋文，雄浑磅礴，但没有后来魏

晋人下笔美丽，说到底还是汉朝文章墨色单一了。

汉赋过于苦心经营，步步为营。一到魏晋，中国文字之狡兔逃出营房，撒腿就跑。有回周作人为沈启无写砚铭，录的是庾信《行雨山铭》四句：树入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面似。写完之后，周作人说：“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四句里头两个花字。”废名也说六朝文是乱写的，中国文章，以六朝最不可及，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

周作人说六朝人是乱写的，并举“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的句子作例子，《小园赋》读过多遍，越读越觉得一寸二寸、三竿两竿是庾信的精心布置。但六朝文章即便对文字拈斤播两，也有随意之法度。

真性情方有高境界，高境界可得大文章。境界高了，即便几十字，也有江波之浩渺，譬如二王杂帖。古人常说言简意赅，文字一简则远，一远则幽，一幽则雅。王羲之父子的杂帖是真正意义的小，长不过几百字，短仅仅十言，以隽永见长，让中国文章多了留白，让后世作文者铺排时记得节制的重要。

二王的杂帖与诸多六朝文章潇洒、意气，尽管这里面有诸多无奈甚至是刻意装扮，却也是大道之后的归真，有意趣，散发着人物的个性光芒，让我领略到人情之美与文字之美，看见了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宏大。

六朝文章，好在抒情。建安年间，曹丕兄弟的书札，忆宴游

之愉悦，悼念友朋的长逝，悱恻缠绵，若不胜情，开了六朝文的先路。六朝人崇尚清谈，五胡之乱后，士族避地江南，江南山水秀丽，贯之笔墨，增进了文辞的隽永，充满了微茫的情绪。微茫的情绪是中国文章的倒影。

看《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老先生随口议论古人古文：“韩退之提倡做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学生皇甫湜、孙樵等，没有一个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章就写通了，元微之也写通了。在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欧阳修、苏东坡两人是写通了。”董桥看见这一段，感慨胡适之终究是胡适之：渊博而执著，温煦而刚毅，诚挚而挑剔。通不通，是胡先生一己之识，不必深究。他看不上韩愈，说到底还是韩愈的笔墨里缺乏微茫的情绪。

如果说明清小品如中年男人庭前望月，那么唐宋散文就像老年儒士倚天论道。论道者多高谈，不作望月时候的自语。读书人在明清与唐宋之间游走学习，自有风动枝头的旖旎，也有盘根纵横的高古。

读唐宋文章，得气、得神、得意、得味，更多是得法——文章之法。韩愈作文多为人诟病，但他下笔的法则是取之不尽的金库，可供后人挥霍。

苏东坡的《赤壁赋》深得中国文章的笔法墨法。中国文章的笔法墨法玄之又玄，但却是众妙之门。《赤壁赋》的出现，让中国文章多了厌世的笔墨。厌世不轻生，这是苏轼的了不起。《赤

壁赋》的厌世更多是疲惫，或者说疲而不惫。苏东坡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他文章里恐怕要损失些好看的字面，也会多一些韩愈、王安石的气息。中国文章重实际，少理想，也不喜欢思索死亡。《桃花源记》也是坐虚而化的游戏之作，远不如《赤壁赋》高妙。

读苏轼是读《庄子》之后，读完《庄子》，我以为中国文章就此罢了。但我读到苏轼这样的句子：“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再一次看见中国文章的峰头。《赤壁赋》让中国文章多了山水韵与水墨味。不是说之前的中国文章缺乏山水韵、水墨味。汉赋有山水韵，缺乏水墨味。六朝文章有水墨味，缺乏山水韵。

明清之际，文章家多如恒沙，卓立于群峰之上的，唯有张岱。张岱作文，疏朗暗淡，充盈着五月田野的茵茵草香，让我感受到泼绿一地的葱郁。譬如《湖心亭看雪》，清雅简洁，言近意远，几可作小品文八字真言，有墨法，有章法，有笔法，法法不着痕迹，羚羊挂角，当作如是观。

明清小品也好，但明清小品是水墨山水册页，没有《清明上河图》的恢宏，又不如范宽、梁楷高古。

明清人作文，以清冷优雅的目光，刻意抗拒喧嚣与世俗，无灼灼之姿，有泠泠之态。因为过于表现超尘脱俗，很多作品缺乏